



这里是七星砬子,又称七星峰。七座高耸陡峭的山峰如同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故此得名。

驱车前行,道路两侧的苍翠林木渐次退去,苍茫雪野铺展在眼前。不远处,七星峰破云而立,历经风雪的雕琢,山石更显嶙峋峭拔。

一路颠簸,我终于抵达采访的目的地——位于山脚下的营区。营区周围是一片白桦林,高大挺拔,如同执戟的战士持枪挺立。身边的一级上士何科陶告诉我们:“一座七星峰,半部抗联史。”他说,这份薪火相传的英雄气,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接着,他向我讲述了单位建设初期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某项重大任务箭在弦上,装备却突发故障。老站长从千里之外的厂所取回备件后,火速乘车赶回七星峰。归途早已被大雪覆盖,行至雪深处,他们只得下车铲雪开道。距离营区还有10多公里时,积雪实在太深,车子根本无法通行。

站长心急如焚,照这样的速度,明天的任务肯定会延误。他当机立断对带车干部说:“你和司机慢慢往回走,我先行把备件送回去!”

带车干部心头一紧:这天寒地冻的深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他急得声音发颤:“站长,还是让我去吧!”

“我比你扛冻,路况也比你更熟悉。你负责把车安全带回去!”不由分说,站长已背起备件,跳进了齐膝深的雪海。雪声簌簌,松涛飒飒,他艰难地前行着,直至黎明才抵达营区。

松涛有声,忠诚无言。我望向远处,时值3月中旬,白雪覆盖的七星峰下,春天正在悄然孕育。

在营区的灯箱上,一组漫画吸引了我的目光。何科陶指着其中一幅告诉我:“这幅画就是‘点号精神’的生动缩影,它描绘的是二级上士梁征用棉被保护装备的故事。”

雪地上的种子

姚家宁

一天深夜,正在调试的装备因某关键器件表面结冰而发生故障。在装备内部巡检的梁征第一时间发现了系统参数异常。他深知在极寒的气温下,器件很快会被冰霜完全覆盖,导致装备瘫痪。情况危急,他四下寻找却找不到现成的保温材料。梁征果断跑回宿舍取来自己的棉被,将器件严密包裹起来。直到第二天清晨,战友带来定制的密封罩,将器件封闭。然而,

白云礁

梁超群

上的沙,攥紧了就顺着指缝漏光了。后来海生才知道,每个战士休归归来,班长都让他们从家乡带一包土。礁盘上的菜地渐渐扩大,东北的黑土、江南的红壤、西北的黄土,都在这里安了家。

这天,海生收到家信。母亲在信里念叨,说院子里的石榴花今年开得特别好,红艳艳的,像一团团小火苗。一整天,海生都有些恍惚,做什么提不起劲。班长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傍晚时把他叫到礁堡的南窗前,抬手朝下指了指:“你瞧。”

海生低头望去,夕阳下,那块被精心修整的田垄,清晰地勾勒出一片雄鸡的形状。他的心猛地一跳:这不正是一幅中国地图吗?

方才还盘踞在他心口的那些空落,忽然就被一股滚烫的热流填满。

日子像礁盘上的潮水,涨了又退,转眼海生上礁已近一年,班长的服役期也满了。

菜地里又添了新的生机:湖南兵种的丝瓜苗已经破土,广西兵种的芋头也

由于长时间暴露在严寒中,第二天梁征高烧至39摄氏度,陷入昏睡。战友们心急如焚,轮流用冰块为他进行物理降温,才终于将他的体温稳定下来。

听完梁征的故事,我的目光在夕阳照耀下的山山岭岭间环顾。茫茫林海镀上了一层金边,落日火红、炽热,烧透了半边天际。我想,这多像扎根七星峰的官兵,捧出的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啊。

不知不觉间,暮色四合。寒风骤起,细密的雪粒簌簌落下。循着一室光亮,我走进漫画工作间,遇见了正在伏案作画的二级上士吕风通。水彩在他的笔下晕染:雪花如精灵般随风舞动,火红的花骨朵竟如云团似的,密密匝匝地绽放在白桦树上。

吕风通说,大家一有空就来工作室画画。随着他的讲解,我的目光一扫过展柜中的作品:《雪地运粮》定格了大雪封山时,官兵背负补给、跋涉于山岭间的身影;《鏖战林海》则描绘了官兵跨山川、蹚冰河,长途奔袭的场景;《守望七星峰》中,山脚下那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格外动人心魄。

移步间,我的视线在一幅名为《欢庆时刻》的画前停驻。吕风通告诉我,这幅画记录的是单位首次荣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的时刻,这份殊荣凝聚着官兵顽强拼搏的汗水。

山风吹过,远方有阵阵松涛在隐约作响,像海潮呼啸,此起彼伏。是森林在呼吸?还是红松在欢笑?我想,那回荡山间的,或许正是官兵“守山为国、以苦为乐、创业建功”的心声。

次日,我跟随巡检分队上了山。林海深处,大家手挽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齐膝深的积雪。每走一段,我们就不得不停下,费力地脱下靴子,拍打里面冻得硬邦邦的冰碴。刺骨的寒意早已让双脚失去知觉,但队伍里没人喊停,更没人掉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这冰封雪裹的天地间,我们的战士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颗激荡着青春活力的心!

临别时,吕风通将新完成的水彩画送给了我。他将画命名为《雪地上的种子》,右下角写着一行工整的小字:我们将火红的信仰,装进白桦的种子,扎根七星峰。

探出了尖尖的嫩芽。每天傍晚,班长依旧雷打不动地照料菜地,只是话比以前更少了些。

班长离岛的前一天,带着海生在菜地里拾掇了很久。忙完后,班长直起腰,久久地望着海平线上最后一抹霞光。风从海面上吹过来,菜叶子轻轻晃了晃。

第二天清晨,班长登上了补给船。船缓缓驶离礁盘。海生和战友们看见,班长面朝礁盘的方向,站得笔直,抬起右手,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朝阳跃出海面,给洁白的礁盘镀上了一层金边。那片状如雄鸡的菜地,在清澈的晨光中,绿得格外鲜亮。

长征

第6678期



夜训(油画)

周朴田作

豆选

李春雷

王建国开始一个个点名了:“有病的可以请人代替,女人家也可以让男人替代。”这个小年轻,说话文文气气,像是大城市里来的学生。

“郭恩贤。”
“唉。”
“李恩树。”
“来了。”
“刘德云。”
“到山西讨饭了,两年没回来,没准死在外边了。”有人解释说。

“王合顺。”
“有一个。”
“王合顺家的。”
“脚小,我替她来了。”王合顺又说一句。
……

点名之后,王建国大声宣布:“有选举权的489人,让人代理的16人,讨饭外出的160人不算数,实到人数313人,有效票数329张。”

接着,主持人马振兴高喊:“为了选举公平,让吴功勋、吴小毛、武立功3人当监票员,中不中?”

吴功勋是原村长,吴小毛是村丁,只有武立功大家不熟悉。

3个监票员站起来,冲大家点头鞠躬。大家终于想起了,武立功是一个光棍汉,东村人。其实,他是本村的第二个秘密党员,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中——”众人喊道。

这时,选票出场了。所谓选票,竟然是一碗红小豆。

山民们惊奇了,瞪着眼,看着这些土头土脑的豆豆们,想象不出它们与村长之间的关系。

下面,宣布候选人,共3人:东村人武上银、东村人武安吉、小岩村人刘树才。

大家更惊奇了。怎么会是他们?一个个土里土气,全是穷人,没有一点儿官样子。

选举开始。3个人面壁站立,身后放着一条大板凳,板凳上放着3只粗瓷大碗。

马振兴指挥着大家排队,由王建国向每人发放一粒或两粒红小豆。村民们手攥豆儿,依次从3个候选人身后走过,

把豆儿放在中意者身后的碗里。武立功、吴功勋、吴小毛站在一旁,神色肃穆,一人盯着一只碗。

选民们慢慢地走过候选人的身后。有的人把豆儿直接放在某一个碗里,有的人则在每一个碗里都伸一下手,装作都放了豆儿的模样。山民们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却也十分狡黠呢。

小豆豆欢快地跳动着,碰撞着,“叮叮当当”地鸣响着……

当最后一个人走过的时候,豆儿们也安静下来了。

武立功、吴功勋和吴小毛当着众人,开始一个一个地细数豆子。

半个小时后,马振兴手拿一张纸,跳上一个凳子,高声宣布:“一共发豆329粒,收到326粒。武安吉得豆131粒,武上银得豆106粒,刘树才得豆89粒。武安吉当选!”

满院子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向了武安吉。

29岁的武安吉,是村里粮房的称量工,平时不爱说话。其实,这个武安吉,正是本村的一个秘密党员。

这时,马振兴带头拍起了巴掌,欢迎新村长讲话。

武安吉的脸憋得通红,像一颗膨胀了百千倍的红小豆。仅仅是一会儿之间,武安吉的身份就在山民们心中起了变化。大家似乎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威严,各自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沉甸甸的信任。

太阳已过头顶了,大家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正是收秋时节,地里的玉米、树上的核桃,都要照看呢。

路上,每个人的怀里都像揣着一碗豆子,跳动着,响动着……

金豆豆儿,
银豆豆儿,
豆儿丢在碗里头,
一颗豆儿一颗心,
好人里面选好人,
领着咱们打日本……

那声音响在太行山的每一个山坳里,响成了纯朴的民意,响成了铿锵的足音。

那足音,叩击着群山,唤醒着群山……

感念

入夜,一场冷冷的雨夹杂着雪片从天而降,落在野营地,黑夜瞬间湿漉漉了。我躺在宿营车内,听雨打车窗的声音,时而淅淅沥沥,时而哗哗啦啦。战友的鼾声仿佛也融入了雨里,夜晚的一切,冷冷清清的。

查铺查哨后,我撑伞向雨中走去,闻了闻雨水落在土地上的味道,又伸手感受那湿凉的触感。渐渐地,我的神思有些恍惚——耳畔竟传来战马嘶鸣,如出征前的号角;战鼓随即擂动,声震四野;刹那间,似有千军万马踏过泥泞,蹄声隆隆,却又转瞬消散在无边的雨声里。

野营地东边的荒原上,立着一座两层楼高的土台,杂草蔓生,苍凉而破败。当地人告诉我,这曾是点将台,初建于元代,用来校验兵马、操练军队。它与几公里外历经风雨的古城墙、不远处绵延的六盘山彼此呼应,共守贺兰山以西的关隘。到了明朝,点将台曾被数次修缮。

我曾翻阅史料,未能寻得当年戍守于此的将领姓名。可透过湿漉漉的雨雾,我仿佛看见一位镇西将军正独坐楼台,背倚城关,低吟“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迈诗句。雨势渐急,雨声渐密,那身影也在这苍茫之中渐渐淡去。在这连接亘古的雨声里,我仿佛又听到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深沉咏叹和“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悲凉叹息。

寻觅着诗句,我撑伞继续向夜的深处走去。走着,走着,一场1935年深秋的冷雨伴着料峭的风,迎面扑来。在这层层叠叠的雨声里,六盘山如横亘在天地间的青灰色巨龙,有无尽苍凉与嶙峋之感。跨越了万水千山的红军队伍,正以惊人的毅力,攀爬在这最后的关隘之上。他们的军装早已被汗水、雨水和血水褪尽了颜色,槛褛处露出了古铜色的皮肤和累累的伤疤。他们沉默地行走,深陷的眼窝中,却闪烁着燎原的星火。队伍翻过一座山,又向另一座山行进。一阵凛冽的风从山隘间呼啸而过,试图将这支队伍最后的体温也一并掠走。这时,前方传来捷报:先锋部队在山下青石嘴村,击溃了正在休整的敌军运输连。胜利的消息如同一丛熊熊燃烧的篝火,瞬间温暖了整支队伍。

风雨点将台

韩钢

当队伍终于屹立六盘山顶,雨忽然停了。太阳拨开了厚重的铅云,向山峦间播撒希望与温暖。天,被冷雨洗得极蓝极远,一道彩虹从脚下投向远方的路。这时,一股磅礴的诗情,自队伍中翻涌、激荡:“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我撑伞在荒原上慢慢走,雨声渐静,思绪落回现实。点将台仍立在六盘山的怀抱中,周围的荒原,就是我们的训练场。踩着雨水,听着风声,我想:千百年前的某个雨夜,是否也曾有一个士兵如我一般漫步,把思绪投向无尽时空?

毋庸置疑,每一位在这里听过冷雨、尝过风沙的士兵,都是了不起的。一次射击训练中,我发现来自鱼米之乡的新兵林善宇,右手虎口和食指都裂开了深深的口子。休息时我问他:“疼不疼?”他眼神坚毅:“不疼!只有紧握手中的枪,才能射中敌人。”我想,这就是士兵最朴素的心声吧。

这冷雨终将会在夜晚的某一刻停止,夜的阴沉与厚重也终将会在太阳初升的时刻烟消云散。我知道,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在阳光下集结,在一首激昂的战歌中扬起胜利的旗帜。

记忆

1942年农历十月初八,是涉县青塔村村民选举村长的日子。

几天前,村丁吴小毛就骑着毛驴,沿着山路,挨家挨户地通知了。

青塔村下属21个自然村,东村、西村、老塔吃塔、麻地角、岩岩朗、柳树溪、小窑、大荒沟、小岩村等,散落在方圆15里的山窝窝里,最大的有70多户人家,最小的只有一户,就是挂在大山崖壁上的庄子岭村。

天光刚刚放亮,山道上就有了人影。虽然通知18岁以上村民才能投票,但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谁不想看看热闹呢?

自古以来,村长都是富人当,现在却指定要选穷人,真是日头从西山露脸了。还有更加新鲜的——这次选举,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有一票。

村公所设在西村,只有几间石头房。石房黑黢黢的,顶上爬满了苔藓。

院子里挤满了人,小脚老太太和小孩子们也来了。原来的村长吴功勋也来了,却没有了原来的神气,垂头坐在石头上,不说话,只是闷闷地抽旱烟。几个月前,他就不管事了,而是由县抗日政府派来的特派员马振兴、王建国负责村务。

小小的院子,一下子塞满了几百人,就像一碗拥挤拥挤的红小豆。

“喂——”马振兴看见人不少了,把嘴里的卷烟狠劲地在石头上摞灭,冲大家喊道:“今天选村长,18岁以上都有选举权,18岁以下的退出会场!”

听得出,这是一个南方人。他的脸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腰里插着一把手枪。前一段,他就是用这把枪,在东河滩击毙了王胖子。鬼子5月“扫荡”时,王胖子曾为日本人带路。后来,他又是用这把枪,逼着原来的村长吴功勋灰溜溜地下台。村民们早就传说了,他是来自陕北的老红军,还是一个连长。

人群立时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过了一會兒,看热闹的人们慢慢走向院外。



遵义·转折

顾中华

队伍在寒冬里徘徊
山地 平原 河流
还有压低的阴云
都在期待一场春风吹拂

红辣椒 革命者离不开它
革命的颜色 融进革命的性格
会议上 辣味十足
危急关头 历史在遵义转折

雄关如铁 迈步从头越
从此 中国革命
不再一笔一画地临摹洋先生的字帖
在莽莽大山里 迂回曲折
笔走龙蛇 墨色时浓时淡
自由挥洒的狂草
让蒋介石难以读懂
满腹疑惑 颇费思量

朗诵一首律诗 打开万水千山
脚步 丈量山的巍峨
雪花 融化尾随的枪声
水拍崖崖 桥横铁索
更添几分豪迈
走过岷山 道路豁然开朗
旗帜 西风 天高云淡
红色轨迹
深深地铭刻进大地的记忆

